

從德國酸菜搖滾淺談現代性與前衛主義—— 以發電廠樂團 Kraftwerk 為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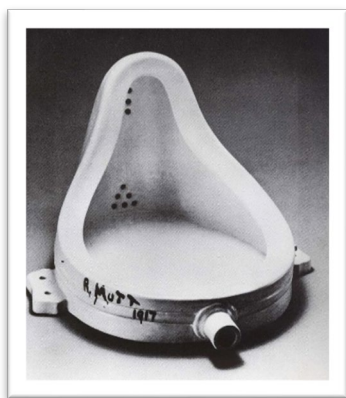
陳 萱

現代性文化內部最激進的自反力量，也被稱為前衛主義，前衛主義者想要重新彌補生活與藝術的鴻溝，彌補藝術內部過度分化的流弊，他們以斷裂正常溝通模式為手段，提供一種解構現代性主體的策略...
—— 林其蔚，《超越聲音藝術》

前言

在討論前衛主義 (Avant-Garde) 時，首先需理解其源頭。該詞起源於 20 世紀初，代表著對藝術與文化的實驗性與顛覆性。若從較為人知的藝術領域來談，達達主義 (Dadaism) 便是一個熟悉的例子。達達主義誕生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1916 年)，由一群藝術家與知識分子發起，作為對戰爭、資本主義與傳統藝術價值的反動。在那荒謬的戰爭背景下，他們既無序又反理性，高喊著既有

的社會與文化體系已崩壞。他們玩的是現成物 (Readymade)，不可能沒看過杜



圖一：杜尚的《噴泉》。圖片來源：wikipedia。

尚 (Marcel Duchamp) 的《噴泉》(Fountain) (圖一)，藉由一座簽名的小便斗質疑藝術的定義，叛逆又挑釁，充滿爭議，推動思想與文化的變革。

本文期待討論前衛主義作為現代性文化中的力量。當然，關於如何解構現代性 (modernity) 是團謎，而前衛主義作為現代性文化內部的反思與挑戰，深刻影響音樂發展：德國的酸菜搖滾 (Krautrock) 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其代表性發電廠樂團 (Kraftwerk) 更以世紀末「高科技美學」的形象 (林其蔚，2012)，回應現代性的種種議題。

酸菜搖滾背景：時代的夢想與躁動

「Krautrock」這一術語最初並未由德國音樂界用來指稱這些新興樂團。直到 1973 年，像 Musikexpress 這樣的刊物主要稱之為「德國搖滾」(Deutschrock)。

酸菜搖滾一詞的由來起初是英國和其他國家的音樂評論者將這些樂隊的音樂稱為 *Krautrock*，並帶有一定的貶義，酸菜這個詞，從歷史背景來看，本來為帶有輕蔑意味的德國事物之稱呼（*Kraut* 在德文為酸菜的意思），亦有 *Kosmische Musik*（奇怪的音樂）之稱（Cope, 2005）。

好，進到正題，來認識一下此種音樂類型。*Krautrock*（德國酸菜搖滾）是 1970 年代初期德國搖滾樂隊的音樂風格，這些樂隊（如 *Kraftwerk*、*Can*、*Neu!* 等）（Cope, 2005）創造出與當時主流音樂不同的、實驗性強的音樂。混合了機械節奏、即興演奏和電子音效，這與當時的搖滾音樂風格大相逕庭。當然，提到所謂的「反」傳統時，我們必須置身於 1970 年代初期的主流音樂，尤其是在英美地區，主要以搖滾（*Rock*）為主流，並且發展出多種風格，相較於當時美英主流搖滾音樂的影響、傳統樂器編制（如電吉他、貝斯、鼓）、或炫技式演奏，*Krautrock* 刻意淡化藍調與搖滾樂的傳統元素，轉向更具機械感、持續性強的節奏（*Motorik Beat*）、電子音效、即興實驗，甚至受到前衛古典（如 *Karlheinz Stockhausen*）與電子音樂的影響。

根據 Cope（2005）「*Kraftwerk* 和 *Neu!* 代表了 *Krautrock*，他們是否能夠構想出一種重新劃定的戰後德國身份，既與納粹過去互動，又能與英美音樂的影響區別開來？」（頁 17）這使得 *Krautrock* 顯得「去美英化」，他們

許多亦是以德文歌詞創作，將「德國製作」音樂身份推至高峰。

音樂是大環境下的產物，與時代精神（*Zeitgeist*）無法脫勾，這應該無異議，以下是根據 BBC 2024 年談及 1970 年代的德國：

... 對創造新音樂風格的渴望源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末德國日益增長的進步意識。*Neu!* 的創始人邁克爾·羅特（*Michael Rother*）在接受 BBC 文化訪問時表示，*Neu!*「是 1968 年左右發生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劇變的產物」，那一年德國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後來肯定地指出，這是德國社會「根本性自由化」的開始。

此段反應著當時德國社會對於政治、社會和文化改革的強烈渴望，尤其是 1968 年左右的劇變，當時的西德處於政治與文化的十字路口，1968 年是全球性學生運動的高峰期，年輕一代的反叛與對改革的渴望促成了許多社會運動，挑戰舊有的政治與文化體制。在一個相對躁動不安的時代，無論是政治、社會還是音樂領域，充滿著反叛與實驗。當然，這股躁動來自於 1960 年代留下的社會抗爭遺緒，加上經濟危機、冷戰緊張局勢、反主流文化運動，使得年輕世代對體制的不滿與探索精神在音樂中強烈表現出來。

那些德國年輕人想要的是全面的文化革命：

1968 年，西德的戰後重建和作為全球經濟強國的重生 —— 被稱為「經濟奇蹟」 ——

已接近尾聲。對許多年輕人來說，戰後德國的重建被認為是不充分且不道德的，這只不過是保護既得利益的體制所做的表面功夫。這一代人不僅想要經濟上的重整，他們真正追求的是一場文化革命。他們視舊有的德國保守秩序為精英主義、父權制、道德主義，並且，關鍵的是，依然與納粹主義緊密相連。許多機構仍由曾經是第三帝國軍官的人所管理。

由此可見，他們認為德國的戰後重建並不徹底，並且批評維持既得利益的保守體制。年輕人對於保守的德國秩序（精英主義、父權制、道德主義）的反感，並認為這些體制仍與納粹主義有緊密的聯繫，尤其是一些機構仍由曾經是納粹軍官的人所管理。一場文化革命是一個柔軟的夢想，而音樂則是承載這場變革的力量。

人機器：音樂中的現代性回應

“Halb Wesen und halb Ding”

「半人，半物」—————〈Die Mensch-Maschine〉(人機器)(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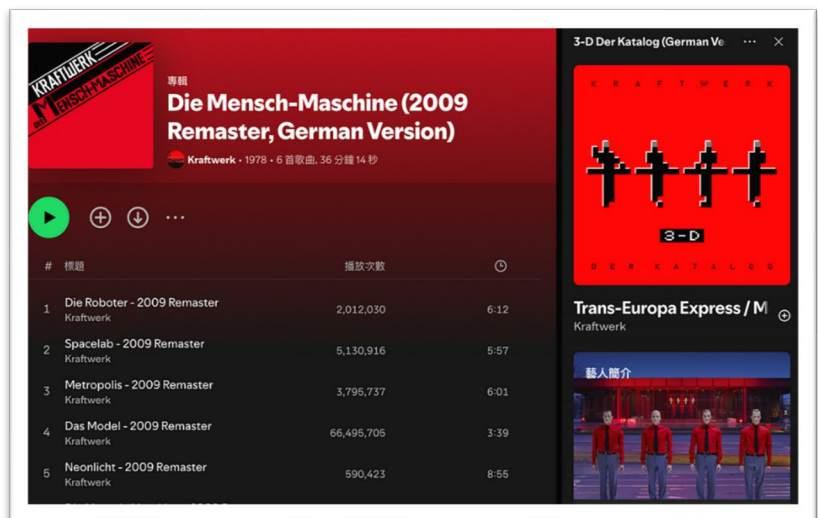
(圖二)

當我們思考這個樂團的名稱時，不妨先來看看「發電廠樂團」(Kraftwerk)(圖三)這個名字。來自德語的「Kraftwerk」，意指「發電廠」或「電力站」，它直接喚起

一種機械化的力量與動能。這個樂團誕生於杜塞道夫(Düsseldorf)，這座城市在二戰後經歷了快速的發展，並成為德國重要的經濟與工業中心之一。充滿工業氛圍的杜塞道夫，作為西德的金融、商業與廣告重鎮，見證了當時西德經濟奇蹟(Wirtschaftswunder)的崛起。高速發展的經濟推動著對機械化未來的渴望，而 Kraftwerk 的音樂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誕生的。

Kraftwerk 在杜塞道夫的文化語境中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聲音。

他們以合成器模擬機器的運轉節奏，電子聲響與機械美學的碰撞，走在時代的最前面。他們的音樂冷冽、精確，彷彿對科技產生了某種迷戀。總是以某種人與機器得形象登台，或者說是工程師，身穿領帶與西裝，看起來既像人又不像人：他們是勞工(Arbeiter)與資本主義的機器人(Roboter)，他們的音樂正是資本主義下異化(Entfremdung)的批判，無論是《Autobahn》還是《Computer World》等幾首



圖二：Kraftwerk 樂團《人機器》專輯。
圖片來源：Spotify。

經典作品，在音樂層次上無不呈現出機械化與現代化的無窮無盡。《Autobahn》以反覆的電子節奏勾畫出無止盡的高速公路，而《Computer World》則反應數位世界中迷失的情感。歌詞極為簡單卻飽含對數位化生活的隱喻，在極度科技化的當代，當我們談論「身而為人」，事實上，不過是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齒輪。那麼，當我們置身於這樣的結構中，我們究竟還剩下多少自我與真實的存在？

Kraftwerk 的經典專輯《Trans Europa Express》由樂團成員 Florian Schneider 和 Ralf Hütter(圖三)在他們自有的 Klingklang 錄音室製作，並於 1977 年發行。專輯的封面設計由 Emil Schult 完成，根據版本不同，封面有樂團的黑白照片或彩色手繪肖像，內頁則呈現樂團成員坐在樹下的拼貼作品。

《Trans Europa Express》標誌著 Kraftwerk 在音樂上的一次突破。專輯中的大部分曲目由 Hütter 創作，並以新型的 Synthanorma 序列器進行錄製，這讓樂團的音樂更具機械感



圖三：Kraftwerk 樂團成員。圖片來源：wikipedia。

和節奏感。專輯的單曲〈Showroom Dummies〉以及其他曲目如〈Europa Endlos〉和〈Schaufensterpuppen〉，對後來的電子音樂如 Techno 和 Electropop 產生了深遠影響。

專輯的歌詞探討了現代交通、歐洲城市間的連結、以及個體對自己形象的反思。〈Trans Europa Express〉以列車為題，唱出了歐洲大陸的快速連接，並引用了現代音樂家 Arnold Schönberg 的音樂元素，是電子音樂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

當藝術作為真正改變世界的工具

現代主義中的激進派被稱為前衛主義，前衛主義猛烈批判現代造成的異化，主張打破「為藝術而藝術」的中產階級藝術分工建制，將生活與藝術的隔斷藉由改造社會的文化革命重新統整起來——林其蔚，《超越聲音藝術》

前衛主義的核心主張之一，為打破「為藝術而藝術」的觀念，也就是藝術只是為藝術本身服務的這一中產階級思維模式。這種藝術分工不僅使藝術與生活分離，更忽略了藝術對社會變革的潛在力量。

讓我們回到文章的開頭，再來想一想現代主義中的前衛主義，也許這樣能讓一些看似抽象的觀點變得更具體一些。

當我們說「猛烈批判現代造成的異化（Entfremdung）」時，意指為前衛藝術家對工業化社會的反思：人們在這個系統中與自己

的勞動成果、社會環境，甚至與自己的情感和意識產生了疏離感。而前衛藝術當然是對體制的挑戰，不再認為藝術只是為了藝術而存在，主張藝術應該與現實對話，推動社會的變革。像達達、俄國建構主義、情境主義等運動，模糊藝術和生活之間的界限，讓藝術成為改變世界的工具。

Kraftwerk 對傳統音樂形式的質疑與突破，故非常之 *komisch*(德文：滑稽)，改變了電子音樂的面貌，更是對整個文化與社會結構提出了反思，激勵著藝術和社會的邊界不斷被重新定義。

Kraftwerk 的音樂將機械化的元素引入到音樂中，模糊了人類與機器、藝術與技術之間的界限。這種創新不僅是對音樂本身的挑戰，也對當時社會對機械化、工業化的看法提出了深刻的質疑。就像前衛藝術一樣，Kraftwerk 的作品在當時未必能被完全理解或接受，但正是這樣的挑戰，使他們成為日後音樂發展的重要引領者，激發了無數後來的音樂人和藝術家在電子音樂、流行音樂，甚至是視覺藝術領域的創新與實驗。

因此，Kraftwerk 不僅是在音樂上表現出前衛藝術的核心精神，他們的作品也成為了當代藝術與文化中「反叛」的象徵，激勵著藝術和社會的邊界不斷被重新定義。

前衛藝術本身就是一種反叛，總是對當時社會與文化的現狀提出質疑，亦可說是不合時宜的：它總是試圖超越當前的邊界，無論是美學、形式還是社會結構，都在尋找新的可能性。往往無法被完全理解或接納，但也正因如此，它能為未來的藝術發展提供無限的啟發。

前衛藝術的理想，最終總是做一場未完成的夢。

資料來源

林其蔚（2012）。超越聲音藝術：前衛主義、聲音機器、聽覺現代性。台北市台北市：藝術家出版社。

Curran, S. (2024, January 10). Krautrock: The 1970s bands which helped post-war Germany overcome its dark history. BBC Culture. <https://www.bbc.com/culture/article/20240110-krautrock-the-1970s-bands-which-helped-post-war-germany-overcome-its-dark-history>

Cope, J. (2005). Krautrock: Cosmic rock and its legacy. Head Heritage.

Schütte, U. (Ed.). (2021). Mensch–Maschinen–Musik: Das Gesamtkunstwerk Kraftwerk. CW Leske Verlag.

（本文作者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